

皇家酒店

ホテルローヤル

櫻木紫乃



皇家酒店

〔日〕樱木紫乃 著 李洁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家酒店/[日] 樱木紫乃著; 李洁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9
ISBN 978-7-5442-7881-2

I. ①皇… II. ①樱…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862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5-053

HOTEL ROYAL by Shino Sakuragi

Copyright © 2013 by Shino Sakuragi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3 by SHUEISHA Inc., Tokyo.

Simplified character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皇家酒店

[日] 樱木紫乃 著

李洁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胡圣楠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98千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881-2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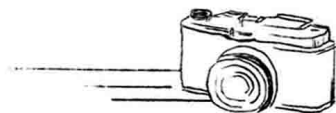
目 录

1	第一章 最佳镜头
23	第二章 今日开业
51	第三章 情趣店
77	第四章 泡泡浴
99	第五章 老师
131	第六章 看星星
159	第七章 礼物



第一章

最佳镜头



四月，路边的植物开始染上绿意，一个月后便能盖过干枯的芦苇黄色的身影了吧。被雾气濡湿的灰扑扑的大街上，晚樱也开始绽放了。

加贺屋美幸透过车子的前窗看着一望无垠的天空。看似碧空如洗，却隐约有层薄雾，湿地另一侧的阿寒岳连轮廓都看不到。

一周没摄入碳水化合物，早就感觉不到饿了。用果冻和速效减肥餐填充的肚子饿得瘪瘪的，不再隆起。都快忘了咀嚼食物是什么感觉。

贵史握着方向盘在开车，离开公寓后，他已经一个人嘟嘟囔囔地说了十多分钟。

“是个大晴天呀，太棒了，是摄影的好天气！”

“等这事完了，你愿意吃什么就吃什么！”

从早晨开始，同样的话都听过三遍了，注意力也渐渐不再集中，美幸浑身发懒，不想再一句句回应他。随意附和了几句后，感到胸口沉甸甸的，仿佛有种沉重的东西代替食物填满了胃。

美幸从短期大学毕业后，就在新富超市工作，做了十三年的文员，这几年已经可以看出进货和利润的平衡点。社长颇为倚重美幸，她对卖场的情况和相关数字了如指掌，有关卖场的提案几乎与店长的提案一样受重视。虽然只是一介文员，但职业价值感近年来却得到了很大提升。

三年前，木内贵史被计时工居多的新富超市录用为正式职员。他是美幸的初中同学，曾作为冰球选手为当地的纸业公司效力，二十八岁时因右膝韧带损伤退役。之后，他做了两年市政府的临时雇员，但因为与上司脾气不合辞职了。

“在那地方，无论干什么都是小喽啰或者打杂。我可不愿意被那些家伙使唤来使唤去。”

不过最近，他连自己选择的超市配送司机的工作也开始牢骚满腹，说这份工作“没有意义”。

贵史说他一眼就认出了美幸是自己的初中同学，证据就是她右眉上那颗大约五毫米宽的黑黢黢的痣。

“因为它在你脸上最醒目。”

初次肌肤相亲时，男人说出了这句话。美幸还记得他的胸膛是那么厚实。他感慨离开冰场后肌肉少了一半，但拥抱女人的话，这副身材已经足够柔韧优美了。美幸已经不再对恋爱做无谓的梦，但触碰到留在男人身上的华丽伤痕，她还是很开心。

刚开始交往时，据说两个人的事甚至代替了茶水和点心，在休息室里受到热议，有段时间在计时工的更衣室里代代相传。不过当时的计时工现在只剩下了两个，闲言碎语早已过了保鲜期。美幸也不知不觉成了“新富”资历最老的正式职员。

一闲下来，便满脑子都是男人。最近常常记起两个人的第一晚，说不上是谁主动，应该说是你情我愿。美幸自己也大吃一惊，那天竟然那么自如地钻到了男人的身下，并且第一次听到了“受挫”这个词。

上初中时，贵史一站上冰球场，就摇身一变，成了缜密的中锋。他在教室里也常常是班级的领导者，经学校推荐升入了当地的私立北高，成为带领校队连续三年夺得全国冠军的“冰神”。

“生活中只有冰球的日子太遥远了。现在就算工作时经过冰场，也不会心烦意乱。”

在床上，贵史常常摩挲膝盖上手术后留下的疤痕。这条伤疤仿佛是通往山脊的小路一般，绕了膝盖半周，美幸把它视为连接自己和贵史的东西。盘踞在男人膝盖上的伤疤叫人心疼。

“当选手是没指望了，不过倒是还有当教练这条路。”

但贵史没有选择做教练，理由是只要站在冰场上，就怎么都感觉自己像条败家之犬。

受挫、败家之犬、希望、梦想——

谈话中夹杂的这些词，震动了美幸描绘的未来中那根纤细脆弱的轴心。她本想度过普通的一生便心满意足，但现在，仅仅是待在这个曾拥有辉煌时刻的男人身旁，便感觉自己也置身于那份辉煌之中了。

美幸望着一闪而逝的湿地风景，随后将目光移到了后排座位上。那儿放着贵史去年在年末大减价时买的整套数码单反相机，装在相机包里。这个男人几乎同冰球时代的友人全都断绝了来往，一到美幸的房间就埋头摆弄相机。每天都听他现学现卖，但美幸并不是特别讨厌这一点。一周前，贵史想拍裸体照片，对她说，给我当模特吧。

美幸忽然减肥，穿着不合时节的菱形图案的棉服，里面只穿了一条很透的衬裙，都是为了贵史的“拍摄”，因为他说不

喜欢留有内衣痕迹的照片。

“希望你再瘦五公斤。”一周前，贵史提出了这个要求。

美幸身高一米五八，体重五十公斤。不知是不是体质好，她从没得过感冒，体检时也没查出过问题。最后虽然没减下五公斤，但一周内还是强行减了三公斤半。

贵史抱住美幸，使劲掐了掐美幸肚脐旁边的肉，说“这里要是再瘦些，我会更高兴”。美幸说不出拒绝的话，贵史在她不情不愿地点头允诺之后，垂下了眼角，一副释然的样子。

对美幸来说，这次的快速减肥，是迄今为止男人提出的请求中最辛苦的事。

车子沿湿地旁的国道右拐，穿过铁道口上了坡。沿着容易被误认为林间小路的砂石路行驶了一段后，道路渐渐平坦起来，分成两条。贵史转动方向盘，进入小道。很快，一栋旧建筑进入视野。路口有一个带箭头的牌子，周围被草覆盖，只能看到“皇家酒”几个字。在用褐色铁皮围成的院墙另一面，是一家陈旧的情人酒店，白色的墙皮几乎脱落了大半。

“我一直很憧憬在废墟里拍裸体照片。”

美幸看了一眼驾驶席，搞不懂现在是和谁在一起。贵史眼角低垂，好不得意。

“太棒了吧？我觉得只有这里合适哟。”

他说摄影地点一个月前就找好了。插在道边的牌子上有个黄色箭头指向入口。铁板做的牌子似乎被乌鸦啄得遍体鳞伤，布满坑坑洼洼的痕迹。店标的边缘全都向上翘得很厉害，蓝底上是一行带黄边的红字——“皇家酒店”。

贵史用力向左打方向盘，沿着高高的铁皮围墙拐了个S形，开进了酒店的地盘。S形的终点放着一个表示禁止入内的红白路锥。贵史轻轻咂了咂舌头，停车下去，将拳头大的石头和路锥踢开。美幸从前窗注视着他。

面朝建筑物，右手边的一隅貌似是办公室，窗子上全部钉着木板。那儿有六扇卷帘门，六个房间似乎都是一楼车库、二楼客房的格局。淡蓝的天空和橙色的屋檐愈发凸显出这栋建筑的庸俗。贵史把车停在围墙的阴影中，关掉引擎，从后排座位取出相机包背在肩上。

“下车啊！”

美幸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回响着男人的催促。她点点头，从副驾驶座下了车。四月的冷风从棉服的衣襟钻进来，她蜷缩着身体走在杂草丛生的砂石路上，竭力让自己别扭到脚。贵史踢开围墙一侧的铁皮便门。视野豁然开朗。

贵史边打开楼门边说：“锁一开始就是坏的。”这句像是借口的话的余音很快消散在楼内的尘埃中。温度计和燃料刻度盘映入眼帘，这里似乎是锅炉房。走进一扇门，只见三台大型双缸洗衣机上落满灰尘，木架子上横躺着一只死老鼠。

贵史来过一次，说着“不要紧”向楼里走去。窗子上钉着木板，昏暗得像阴天的薄暮时分。进了车库里侧的长走廊后，面前的情景依然如此。灭火器、裸露的管道，甚至连蜘蛛网上都覆盖着灰尘。每前进一步地板就吱呀作响。也许是因为地基下陷，走廊微微有些倾斜，走着走着让人有种眩晕的感觉。通往房间和车库的门交错排列，那是从未见过的鲜红的房门。

同一直延伸到走廊尽头的晾衣竿相反，客房门那刺眼的红色，看起来仿佛还在怀念这座小楼开门迎客的时光。

“这里。”贵史指的房间大致位于走廊中间，又陡又暗的楼梯上方，房门开着，阳光从门里洒进来。在台阶响了十八次后，他们爬上了二楼。

二楼的窗子没钉木板。美幸环视着尘埃飞舞的室内，不明白这个男人的心情为何如此之好。迷你冰箱的门开着，圆形的床保持着用过的样子，被子掀了起来，床单上满是褶皱。

若是将木板做的内窗关上，房间里便马上陷入一片漆黑。

走到房间里侧看向窗外，窗外是悬崖，再过去是一望无际的湿地。早春的景色横亘在窗外，像铺开了一条米黄色的绒毯。

这房间曾经无论清晨还是白天，都一直在演绎夜晚的景象。或许是因为这三者皆非的时间弥漫了太久，它仿佛已经疲惫得哪儿都回不去了。

“不错吧？这房间最有那种味道。”

他说另外五个房间都打扫过了，感觉只要拂去灰尘，马上就可以开门营业。

“主题是‘废墟’的话，用那种房间做背景根本没意思吧？”

这个房间简直如同目睹了男女的悲惨下场，一旦沐浴在阳光下，便立刻破绽百出。红色的天鹅绒双人沙发上布满被香烟烧焦的痕迹。残留着使用过的感觉，便是贵史所说的好状态。

“很难有机会看到这种别人用过的房间吧？发现这儿的时候，我可兴奋了。”

“和自己用过的有什么不同？”

“那种房间太普通，多没劲啊。”

“照片上能看出区别来吗？”

贵史满脸是笑，说：“能啊！我会拍得让人能看出来。”

他嘴角那抹清爽的笑，让美幸再也问不出其他问题。

她把大衣前襟压压紧。不知道这栋建筑停业多少年了。在自己和他身体重叠的时间里，“皇家酒店”也一直在腐朽吧。

一切都是景色，男人自鸣得意地说。

“拍景的话，人自然会浮现出来，因为人也是景物之一。”

黑底小碎花图案的壁纸，让人联想到新富超市服务台准备的包装纸。美幸拽了拽牵拉着的壁纸。纸撕裂的声音撼动了空气。霉味在四周弥漫开来。

“喂，脱衣服啊。”

美幸看了贵史一眼。他停下正准备器材的手，窥探着这边的情形。他压抑怒气时，鼻孔会习惯性地变大。

“喂，不脱大衣……”

句尾终究还是强行压抑住了，没有爆发。美幸想起“那种房间太普通，多没劲啊”，努力笑着说道：

“我不知道怎么做，你教我。”

男人表情一下子缓和下来，从相机包里取出一本书。

“我从小屁孩时代起，就一直除了滑冰没有别的爱好。但看到这本杂志时，可是狠狠地被震了一下。也许该叫热血沸腾？总之是时隔多年又找到了那种感动。”

美幸翻看着递到手里的摄影杂志。裸体照片的来稿竟刊登

了几十页，乍一看以为是裸露下半身的特辑，却不尽然。翻开的一页上，成排的照片里没有一张打马赛克的。女人们有的用一只手遮住脸，有的不遮。一看就知道全是业余的，不懂如何用技巧隐藏虚荣心。她们只是学了模特的举手投足，便以为自己很像模特。

无论哪张照片都是赤裸裸的，同美幸心中的印象大相径庭。她内心浮现出艺人那些介于艺术和情色之间的照片。

“裸体照片就是这种感觉吗？”

她把“除了脸，不是全都露着吗？”这句话咽了回去。

“嗯。听说这些都是拍摄者的老婆或者女朋友。私房照人气很旺盛。我又有了新目标，感觉斗志昂扬呀。”

他直勾勾地注视着美幸，眼睛里似乎没有谎言。正因如此，美幸才不开心。听到他问“怎么样”，美幸老实地回答“不是很明白”。

“‘不是很明白’算什么啊。这是属性明确的照片，别和网上流传的色情图片混为一谈。我的目标可不是那种照片。”

又要败给这个男人一本正经的眼神了。卷首也是业余人士的投稿：“最佳镜头”。她看了看那张本月最佳照片。

照片上，女人笑着在繁华的大街正中央掀起裙子，里面没